

河南程氏遺書附錄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九·
二釐米寬十三·五釐米

河南程氏遺書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
祖通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
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
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
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
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
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
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
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

四十一

遺書附錄

一

江伯

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
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群居庠序
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
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
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
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許曰父所藏也令曰
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
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
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
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
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

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夏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鄆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朞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佗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又則

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旣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佗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訐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訐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

營以處曰小管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

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朞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九孤莞殘癯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

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

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紆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及則互相糾訐鄉鄰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入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傲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辦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

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
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
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
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
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
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
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爲先
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 神宗嘗使推擇
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
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
萌之欲 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

才曰 陛下柰何輕天下士 神宗曰朕何敢如是
言之至于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
見必爲 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
利 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 神
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 陛下此
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寢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
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
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選
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
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等十餘事
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

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旣不行懇求外補 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 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旣而 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旣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辯遂無不從者相

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佗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

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街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

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需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 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 神宗皆不許旣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

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
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尚
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
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
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
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
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
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
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
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
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

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
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
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
價不使至其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
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閭境賴焉水災
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
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
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
民飢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農益
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擻縣杖主吏先生言
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

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胷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慈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

附錄

十

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廢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

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
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
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
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
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
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
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
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
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
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
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闖高所以輕自
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
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
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
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嚮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
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
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
爲應文誥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
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
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
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
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

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
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元一年卒
一本有子早卒字三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
五字端本治進士業一本有女天一本有三適假承務郎
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書
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謹
狀

元豐八年八月

日弟

頤

狀

門人朋友叙述

并序

先兄明道之葬頤狀其行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
氏採錄既而門人朋友為文以叙其事迹述其道

三四六

遺言附錄

十二

狀

學者甚眾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
蓋不同也而以為孟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
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
不及者數篇附于行狀之後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有奇異作質明慧驚人年數歲
即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
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
流俗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
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
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為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
永興軍鄆縣簿永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

生莫不盡禮為令晉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為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為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耻不犯逆先生去三年間編戶數萬眾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為深耻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拒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眾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薦為御史 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

遺書附錄

一三

卷八

以沽直名則不能 神宗歎賞以為得御史體 神宗厲精求治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已矜眾吾所不為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愧屈善談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為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遊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

且其人素議虧闕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耶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爲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汙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窬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于千載之後芟闕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闕者蓋鮮况堂奧

遺書附錄

十四

卷八

乎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蓋於面背樂易多怒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有字忿厲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欵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聞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于胸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僦居洛城先生以祿養族大食粟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于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遺先生達於從政以

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志怠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己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立之家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高爽有竒操與先生好尤密先人早世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末世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耻立之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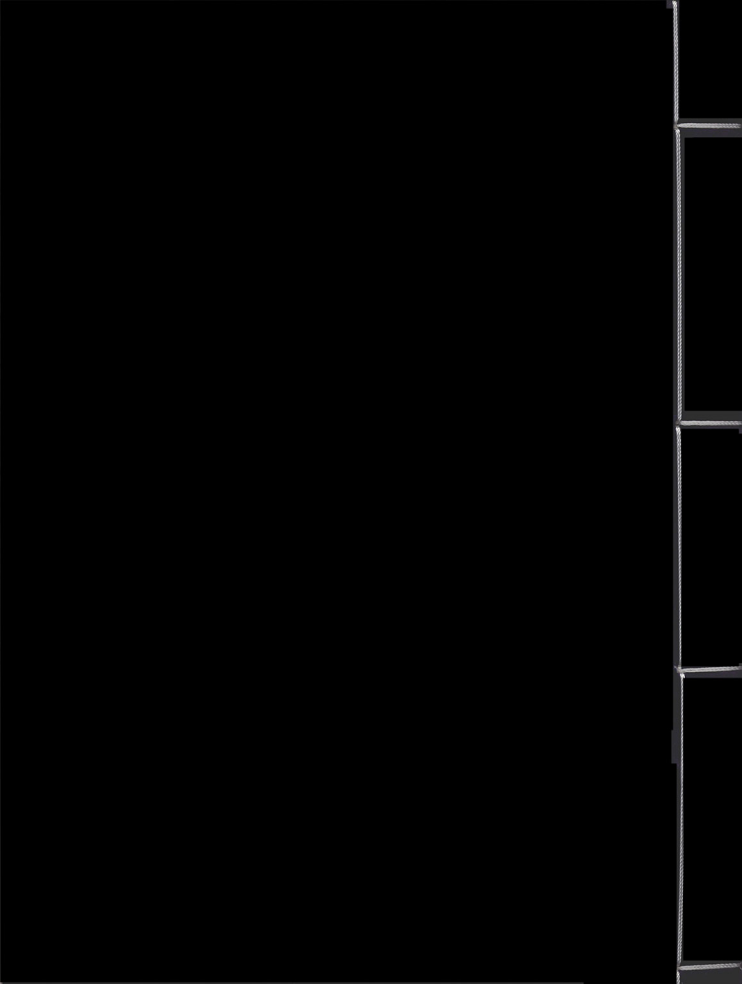
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爲最詳先生終繫官湖陸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膈先生大節高韻天下莫不聞至於委曲纖細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堙沒不傳以爲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撫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

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約之見一主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于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志修身慎行則不愧於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乎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曾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于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為不亡矣

河間邢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怒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

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
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怒蓋始恍然自
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怒後過澶州問村民莫
不稱先生咨嗟嘆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
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爲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
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嘆其賢使先生爲一
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旣不用於
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筦庫以爲養居洛幾十
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冲融而
必合乎規矩準繩蓋真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

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數在仕者皆慕化之
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
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
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歛衽而誠
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 今
皇帝即位 太皇太后同聽斷凡政事之利者存害
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爲門下侍郎用呂公晦叔
爲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日湏其來
將大用之計至京師諸公人人歎嗟爲朝廷惜士大
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弔以爲哲人去亡也
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十有七年今



河南程氏遺書附錄

二

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固已晏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內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間官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于家化行鄉黨家貧蔬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調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于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己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

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旣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書行狀後

游酢

建安游酢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

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第旣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羗爲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旣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通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

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爲御史 睿眷甚渥丞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辦於早而戒於漸一日 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 神宗爲之動顏會同天節宮嬪爭獻竒巧爲天子壽先生旣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上意

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佗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謂旣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聞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洒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

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來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鄆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号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旣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搢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甯中之氣冲如也所至士大夫多弃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旣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志飢寒已仕者志爵祿曾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身

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
追咏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佺然
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
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
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爲之贊曰

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
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隤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
歟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
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
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
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
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四卷二

遺書附錄

二十二

卷二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
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
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
久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
求諸已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
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
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
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
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

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索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

手八生

遺書附錄

二一三

其書

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

汲郡呂大臨言

墓表

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守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刻之石曰

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

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
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
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
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
是帝師采衆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
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
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
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顥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
元年壬申伊川
生於明道
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年十四五與明

聖王

遺書附錄

二一四

江傳

道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徽宗實錄皇祐二年

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

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

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

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

職與文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

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眾見呂氏舉進士嘉祐四

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

與族人見培陵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

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大學

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
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

特立之操出群之莠嘉祐以年己與躬試自後絕意
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
往敷請卒不能屈臣增初之才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
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材先生所薦數十人皆
長俊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擢用明道行
表云張神童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數十人皆
弟願為預首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

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

行義於朝見哲宗劉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

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

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

命權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案胡文定

公博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純備專問

淵博材資勁正相顧而立無倚仁義在躬而不知幾

其神妙言行相顧而無倚仁義在躬而不知幾

斯人俾福當謂頤先王之德達當世之務乃正君心

為天下福勸諸頤先王之德達當世之務乃正君心

兼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文之日論經筵足以陳擄神放

兼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文之日論經筵足以陳擄神放

兼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文之日論經筵足以陳擄神放

兼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文之日論經筵足以陳擄神放

兼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文之日論經筵足以陳擄神放

兼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文之日論經筵足以陳擄神放

兼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文之日論經筵足以陳擄神放

兼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文之日論經筵足以陳擄神放

兼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文之日論經筵足以陳擄神放

遺書附錄

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博放未必能過之頤
之傳道則有博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
作傳致思力行訪非一日之積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
言謂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
博通一理之無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
而無一理之無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
子進學之初若不虛真儒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
官西京國子監教授錄見實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

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

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人莫不翹首仰觀以觀朝廷

舉以待之者如向願陛下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

願處一人之方不使高賢得隱德之士皆將相而為

笑廷出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

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

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

之誠尚有以為陛下言者願陛下下一召見之試以一

言問為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願均

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闕天下之

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一見而後命

之兩得於是以召對 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

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

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

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

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

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

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

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

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道見文集 又按劉忠

居首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蓋不知 既而命下以

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錄實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

月例以暑執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略如

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

以輔上德親文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

看詳國子監條制錄實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

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

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
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
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
光泮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尚書
人必經三舍科舉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
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
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
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
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
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

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
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
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
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
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上德未必無補且使講
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任
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
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
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揚時曰事道與
吏甫一併宗欲優其祿令兼數高如鼓院染院之類
任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
仕須蓋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具荷祿也然後出

道學不謂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崇公之二年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為長也

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作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

四下

遠書附錄

二十八

仁伯

之人王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志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

見胡氏論語詳說

而

哲宗亦常首肯之

見文

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

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鑿官問起居

錫語

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

公以太師平章重事忒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執

為得矣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
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見邵氏嘗聞

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
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
海則天下幸甚

見語錄

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

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

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且云

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

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
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
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
勿復避

見語錄

時 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

讀書附錄

二十九

卷五

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
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
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見文集

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
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
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
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
日乃為妻求封乎

見語錄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

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

往

見龜山語錄或

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

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

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
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

黨類巧為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中公文

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其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

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說而兩省

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

日哭則不歌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

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訕語戲程頤賀赦了却往弔

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

瞻詰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

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于

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劑以上及臺諫官破

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眾多不

從一日門人范淳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

矣是後諫饌示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為相凡事

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

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為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

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知此頃觀過其門者無

不肅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

知耳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詎宰

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

御殿 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

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

三十一

遺書附錄

卷之三

伊川

蘇

軾

語

錄

卷之三

伊川

蘇

軾

語

錄

卷之三

伊川

蘇

軾

語

錄

卷之三

庭事語甚激三云文仲本乃以沉直稱不曉聖
為洋傳醫所使以善善良晚乃以沉直稱不曉聖
鬱嘔血而死後舊錄又范多史家博云元祐九年奏
皆刪之失其實矣初下皆謂得人實為希圖之美事而
政毀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為
司及成呂公著皆與願相之
二下者非為其固以誤聖聰也
與大相接不為講說語常多草茅之
佞人相接不為講說語常多草茅之
王巖叟氣先臺賈易言皆推伏願之
輔以意氣先臺賈易言皆推伏願之
指為聖學至如臣輩切篤講職實非
欲為頤一言懷之恩年猶不更受
復公頤之講必有補聖矣
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

遺書附錄

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不報

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直秘閣判西

京國子監三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

院籙中以其不靖令與西監遠除直秘閣判西

亦多頤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

入其說但恐不肯復得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

道集見文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

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見舊未拜以疾尋暨元祐九

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

集見文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

編管見實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

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錄見語元符二年

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

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還洛記善錄云先生

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鬢髮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

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鑿計既而供職門

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

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

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

范彞更之意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此

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崇寧二年四月

監供職不久即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

遺書附錄

言考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

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

是有官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

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惑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獲隸

黨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

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觀語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

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

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

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為焞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難此反矣語錄之類出於

學者所註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見於

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者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

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

若接引後學隨人村而成就之則子不得讓焉錄語

侯仲良曰朱公掄見明道于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

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揚中立來見伊川

一日先生猶在此乎日暮矣姓就舍二子者退則門

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象差小從容爾平易

蓋其學已至矣但於聖人氣象差小從容爾平易

則已從容問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

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

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

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

尹簡易不為喪異其見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

節制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或說

濂必整食饒簡儉蔬飯必潔皆無所不讀贈給內致

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無所不讀贈給內致

謝集矣或曰伊川謂伊川守正則盡事不動聲色

若何也謝子不踰右錢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

此乃國家之大利也鑄則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火

乎又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大利

而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

至使韓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伊川曰料累人

其梗

遺書附錄

三十三

黃仁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于利害而禮義以爲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而衆乃以爲迂也惟尚德者以爲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爲孚也立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有心與道合泯然無際無欲可以係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

得于數或觀于禮學者趣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自某之見七年于茲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見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于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于伊雒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嗚呼夫子没而微言絕則固不可得而聞也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誅而後徵

然而山頽梁壞何以寄情淒風一奠敬祖于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焯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後又按語錄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節略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

卷五

遺書附錄

五十五

律

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為辯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第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鄭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僞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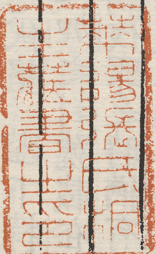
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

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于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

臣爾 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
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
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
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
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
子質疑請益荅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
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巨愚伏望 陛下特
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
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
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
書委官校 止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
推尊仲尼 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
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四十五

河南程氏遺書附錄



按此卷內所載張繹祭文斯世一作於世道合一作道會不可
得而名也一作某字惟泰山一作惟趣之一一作趣之自某之

見一作某先生有言一本上有畢吾此生一無固不可得

而聞也其等字惟與二三子一本無此五字有益當字

之志一作某版本已定不可增益今見于此有別

鈔本者當逐處注入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河南程氏遺書附錄/佚名著.—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4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028-4

I. 河… II. 佚… III. ①河南程氏遺書—附錄②程頤
(1032-1085)—哲學思想③程頤(1033-1167) IV. B244.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10109號

ISBN 7-5013-2028-4



9 787501 320288 >

書名 河南程氏遺書附錄(全二冊)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北京東黃城根北大街) (電話: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tskxb@public1.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華寶齋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一〇·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五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028-4/K·489

定價 二十四元

